

詩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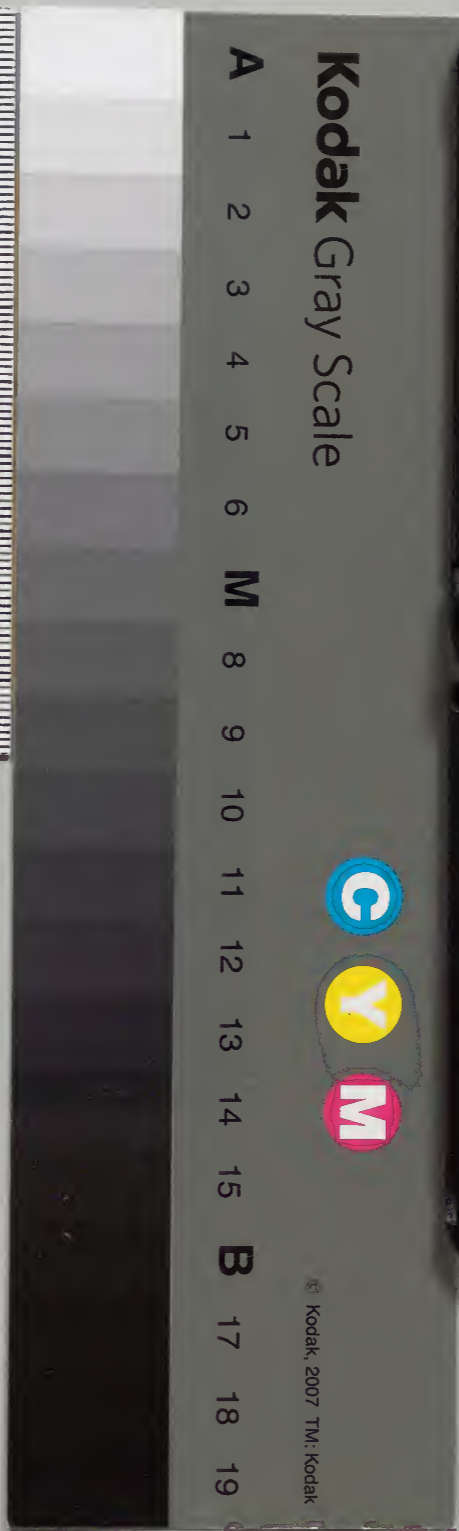
傳說取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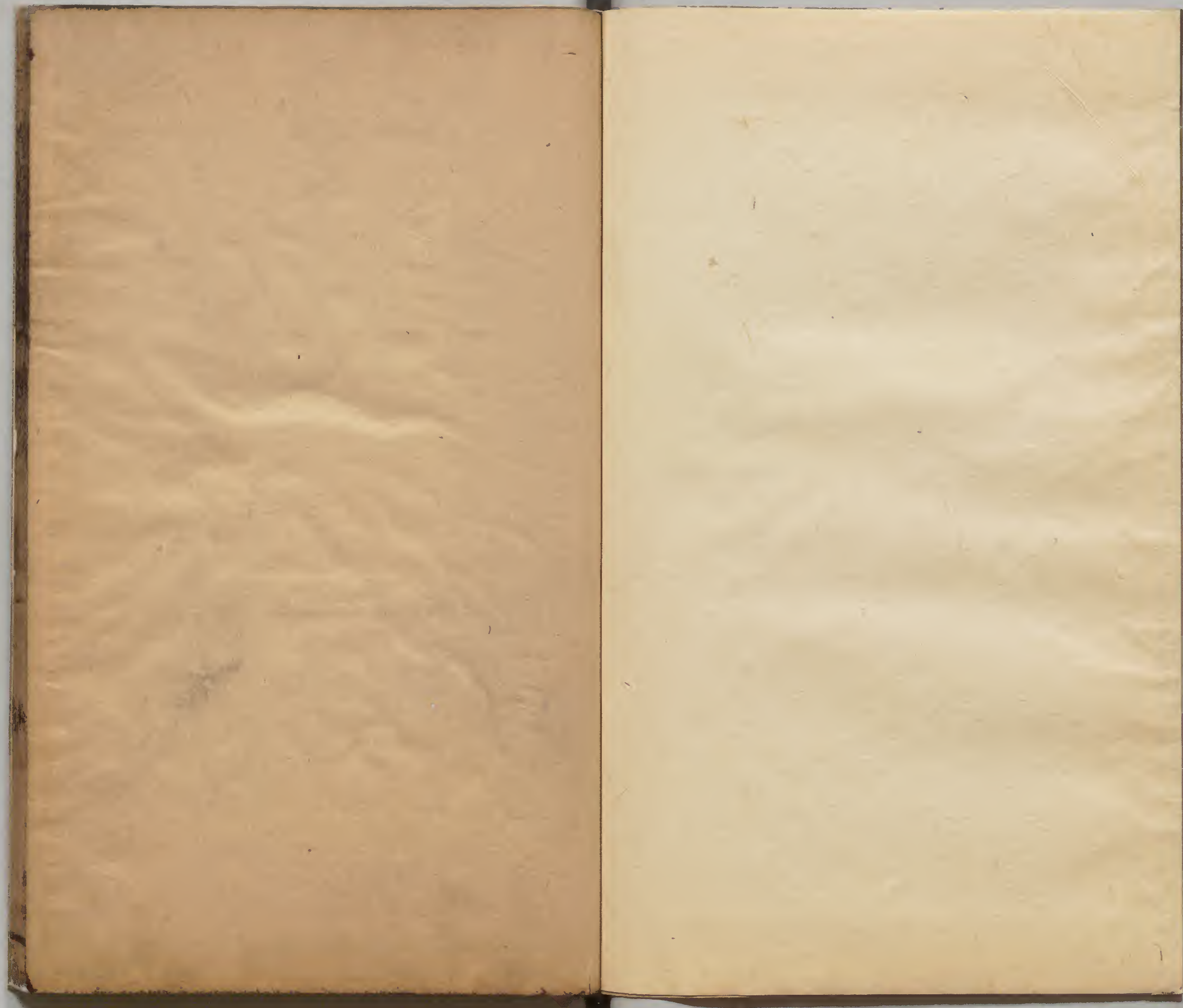
八二三八

漢書門類	八二三八	函號	二二八	架	二二	冊	一一
------	------	----	-----	---	----	---	----

漢書	八二三八	函號	二二八	架	二二	冊	一一
----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38
冊數	11 (7)
函號	273 254





詩經傳說取裁小正傳卷之八

淺草文庫

邠上後學李長科訂

古棠後學孫沂如校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十月之交

傳曰。皇父專政。賦十月之交。

說曰。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而

姦臣亂政於外。嬖妾敗德於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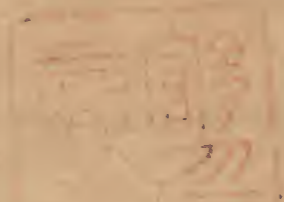
作此詩賦也。

詩測曰。十月之交四字。最有意義。按赤道天之中。乃

詩經傳說又校

卷之八

褚明



日月所行也。日行黃道。月行九道。日月會時。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青道。二。出黃道東。春行之。朱道。二。出黃道南。夏行之。白道。二。出黃道西。秋行之。黑道。二。出黃道北。冬行之。謂月行九道者。通黃道為九行也。按曆家有合朔之時刻。合朔者。月一歲十二次。周天。每一周天時。與日躔同道同度。故為合朔。合朔即交也。月一日行十三度。則一時行一度。有奇。愚輯此章。為天啓丁卯七月朔日乙丑。日在星初度。至午時初三刻。月行亦到星初度。此為合朔。至未時。月行到

星二度。至酉時。月行到星五度矣。夫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者。非日行遲而月行疾也。日輪天。比月輪天。高無量數。而二十八宿。比日輪天。又高無量數。人在其下觀之。日方歷一度。月已歷十三度。日遠而月近。故也。先解此義。始可與論日食之故。
左傳昭公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也。物事也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杜預註。二分

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陰侵陽。是陽不勝陰。今十月之交。非分非至。失其常度。正謂之災。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三川震。岐山崩。此詩作於營向之日。而追論災異之所自召也。

六帖曰。天干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則爲陰金。地支寅卯屬木。而單闕之木。則爲陰木。鄭箋曰。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按十干寄宮。辛寄在戌。戌土。卯木賊之。故云卯侵辛。告凶者。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不用其行者。日食月食皆是。月不避日。故也。

禮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爲之食。

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問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郭林宗曰。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卽日月告凶。四國無政之意。

副墨云。此日而食。與此日而微。稍別。前以陰陽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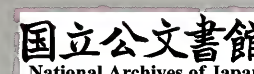
也。陰至勝陽。必有大不善事。為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何二字最有味。不寧者。暴氣憤興而靜者亂也。不令者。診戾因作。而順者逆也。俱以非時言。

鄭箋曰。雷電過常。政教不善之徵。騰乘也。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繇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繇君道壞也。高岸二句。毛傳言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

詩測曰。胡憐莫懲。憐訓曾。於義無當。錢氏訓痛良是。考韻書。憐者。慘戚愁恨也。如今每云痛自刻責。痛絕之痛。於義甚通。凡遇憐字。須依此訓。

六帖曰。四章卽不用其良而詳言之。卿士為權之首。皇父為奸之首。奸臣女寵。勢常相倚。後世宰臣。亦有藉宮掖之助。以柄用者。故此章以小人女后並言之。詩人稱太姒曰淑女。稱褒姒曰艷妻。淑之一字。可蓋其賢。艷之一字。已見其無德。

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已之欲。每有興作。謀



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田卒汙萊。禮曰汙其宮而緒焉。田廢生草。謂之萊。曰予不戕之句。假大義以欺人。酷是昏暴人口角。

說通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鎬千里而遙。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法當二卿。而置三有事者。蓋僭比於列國之諸侯矣。曰多藏。蓋富民之以賄進者。皇父即以之為卿耳。一老若作老成人。又是用賢矣。只是舊在王室之臣。皆不肯留之以衛王也。

末二章言已獨受皇父之毒也。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託附和。以肆其讒虐者。故被徒者。傷感而為此言。無罪遭讒。即下民之孽。當時所徒者。必大家巨姓。而皇父左右。非厠養之子。則嬖幸之人也。相聚而言曰。嗚。再三申說曰沓。皆陽為相悅情狀。而轉背便相詆毀。讒人之反覆如此。此指皇父所用之小人。而好讒者實繇皇父。鄭箋曰。職競繇人。言為此者繇主人也。

言經傳取表 卷之八

六帖曰。亶侯多藏。擇有車馬。專與富人往來。則其人可知。我里孔痲。空說曰我里。曰四方。皆徙者對不徙者言之耳。幽王之時。民亦無大羨且逸者。此亦徙者之詞。狀也。凡人之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但見人之樂。自傷之至。則視天下之苦。無甚於我者。不是真逸且羨。如四月篇。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亦此意。

副墨曰。末二句有悲天憫人尚冀王心一悟意。不止是無可奈何而安之。逸曰自逸。明是燕雀怡堂也。故曰不敢傲。

詩評曰。善於自處。省多少怨尤。
 蓼莪

傳曰。○○○○思○○○○母賦蓼莪。

說曰。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前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五章六章。皆興也。

序箋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詩測曰。傳文多缺。繹經文。真爲孝子以行役喪親。哀思而作。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八字。卽已不忍讀矣。蔚亦蒿也。一名馬薪蒿。蒿之尤麓大者。卽茺蔚也。中谷有雅是也。莪與青青者莪同。爲蘿蒿也。蒿草中之高者也。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蒺藜秀是也。箋曰。莪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詩心印曰。父母日短。故以餅之小比。子日長。故以疊之大比。大無以給小。比長無以益短。皆可恥也。

詩測曰。鮮民云者。按爾雅。小山別大山。鮮。疏云。謂小山與大山不相連屬者。名鮮。大正皇矣。度其鮮原。毛傳亦以此訓之。此鮮民處。須以此義理會。方有意味。子不能養其父母。却與父母不相連屬。若此民者。何以生爲。又一解。影下文兩獨字爲解。

六帖曰。生者本其氣。如萬物資生之生。鞠者胎養也。搏捥以成其形也。拊者拊循之。防其驚畏。畜者如畜養鳥獸。節其起居。謹其出入。長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也。育如鷄

之抱卵。煦嫗煥休之。顧旋視也。復反復顧之也。一曰。親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兒行而親不隨。則追喚之也。嗟夫。君之恩。捐軀足報。以身爲吾有也。至於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也。而况身之外乎。而况身之外。且不能致之親乎。詩測曰。九我字。形容父母之於子。無以復加。此卽德也。之德猶言是德。謂父母之德也。言父母之德如此。而欲報之。此德乃昊天罔極。難乎其爲報也。若說人子報之以德。似纏擾。

副墨曰。怙。瞻仰也。恃。依賴也。抱。苦在心。鬱鬱。不自得。神魂不寧。悵悵無所之。銜恤靡至。四字。形容真切。末二章。孝子旣抱銜恤靡至之情。觸目生感。觀南山。感飄風。俛仰悲傷。而不能已也。

詩心印曰。我獨何害。我獨不卒者。承上不能報德而自反自責也。意與伊蒿伊蔚應。言外。要見創艾於未死。以報親於旣死。方妙。興以山高大。則風飄疾。物理甚齊。反民皆善。我獨苦。人事不齊也。末繳云。哀哉。非親無我。乃有我無親。豈親之忍舍我而逝哉。愛養生

成之念。卽地下以猶殷。遷延展轉之間。忽生前之盡。誤則皆我伊蒿之罪也。皆我伊蔚之愆也。惟無忝生。我庶報德於萬一乎。不則亦何用此我爲也。

賓之初筵

傳曰。衛武公。賦賓之初筵。

說曰。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賦也。

詩測曰。序以爲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旣入。而作是詩。箋曰。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也。韓氏以爲

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則闕文當爲飲酒悔過四字。六帖曰。首二章。每章俱有三段。飲酒。飲酒。孔偕。未射之飲。舉疇逸逸。將射之飲。以祈爾爵。方射之飲。射飲不分先後。飲而後射。射而復飲。司馬司正。三耦衆耦。非一人。故曰左右。

副墨曰。先王將射。必先行燕禮。旣安賓。狀後改懸。以避射。旣旅。狀後張侯及弓。旣耦。狀後拾發求勝。

詩測曰。侯之所以得名者。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爵。爲列侯。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言射爲諸侯。

也。射中者得爲諸侯。不中者不得爲諸侯。此侯之所
以取義而得名也。大射張皮侯設鵠。賓射張布侯設
正。此賓筵大侯乃布侯也。抗亦張之之意。而張實不
足以盡抗之義。抗者以手高舉之謂。古祭侯之祝曰。
惟爾寧侯。毋或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汝
此大侯既抗之謂也。

疏正義曰。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
熊麋虎豹鹿豕皆正。而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
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

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
物也。凡畫者丹質。言賓射燕射兩侯皆畫雲氣於其
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記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
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
食也。

射義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
六帖曰。錫爾純嘏。以上主人獻尸也。各奏爾能。以上
子孫獻尸也。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段內俱

有尸酢之爵。卽是祭飲。

副墨曰。以洽百禮者。以樂之節奏。合於禮之次序也。禮樂合一之旨。於此一字看出。以奏爾能。就洗解獻。尸尸酢以爵。受而飲之。言無勉強以將事。所謂能也。佐食賓佐尸食者也。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名曰佐食。所謂室人也。三獻禮成。又多之爲加爵。此原是獻尸之禮。非就賓客所酌之酒。再加滿此之謂。爲此說者。只爲看室人是執爨一類。不知此亦賓也。賓載手仇。載則也。仇訓挹。蓋拘執之義。總是以手挹酒也。賓獻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

鄭箋曰。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進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康之云者。方象神之時。其體爲之不安。故酌此爵以康之也。

酒誥曰。飲惟祀。德將無醉。又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謂可以自副。而用宴樂也。

詩評曰。古人造酒。原多爲燕饗祭祀而設。故此詩從

射祭說起。文甚典則。後二章仍以賓之初筵一語接之。似亦承射祭之飲。始治終亂如此。蓋當時或有此事。射燕禮法之飲。其夫如此。則凡飲可知。故因以為戒。不然。首二章覺無謂。後二章又不相蒙。禮云。君子可以宴。可以疇。不可以沉。不可以酒。

六帖曰。四章極盡醉態。載號載呶。口容之不禁也。屢舞傲傲。身容之不正也。側弁之俄。頭容之不直也。毛傳曰。傲傲。舞不能自正也。傴傴。不止也。

說通曰。從謂與應和也。與應和是反助之。俾太怠矣。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不胥陷於非禮。故曰。式勿從謂。無俾太怠。

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後。古制如此。監卽執法也。史卽御史也。

詩心印曰。匪繇言不當從也。語人者必欲人從我也。不當從則當勿語矣。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音斯禮已也。止三爵而油油以退。

懿戒。毛本出大正作抑。

傳曰。衛武公○○○賦懿戒。

說曰。懿戒。衛武公自警。兼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興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章興也。至末三章皆賦也。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共十二章總一百十四句。

詩測曰。序以詩此列於大正。為衛武公刺厲王以自傲。玩篇內末章。及辟爾為德。用邊蠻方。弗念厥紹等語。似是說厲王事。則刺王之意。果不能無及。考左語。明言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傲。侯包亦言如此。而篇內謹爾侯度一語。似又在武公身上。則

所謂自傲者是也。自傲實所以刺王。傳缺文。當為刺王自傲四字。傳說以此二詩先後編次。其標合品類。統理情詞。可謂至當矣。

首以威儀為言。其意自有所重。中間敬慎淑慎等詩。諄言之。又合觀賓筵四五章。其形容威儀之治亂。曲盡其狀。而必歸之於伐德。可知武公平日學問工夫。重在謹儀。謹儀正所以修德。故此開口使言德。隅中間每章言德。結以回適其德。則實言懿戒。乃修德之全功。而謹儀之極詣也。

六帖曰。此詩之作。以聽言修德為主。欲聽言修德。必先磨去一段矜許自賢之心。使此中退然自下。若拙若訥。乃可。故曰虛以受善。又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章全是發明此義。以爲一篇提領。抑抑者。抑而又抑也。謙遜卑下之貌。有此威儀。便想見他虛中受善之意。故曰維德之隅。此等人。其中全無纖翳障塞。廓然空洞。湛然虛明。故又謂之哲人。人亦有言。靡哲不愚者。哲卽德也。愚卽抑抑威儀也。惟哲故愚。惟愚益見其哲也。後四句。又言愚有不同。戾至也。言哲人之愚。是其盛德容貌。收斂退藏。乃所繇以至於道也。老子之若愚。顏子之如愚。烏得與庶人之愚。同類而稱哉。第九章。說修德之事已畢。重宣此義。溫溫恭人。卽是抑抑威儀。維德之基。卽是維德之隅。哲人順德。卽是靡哲不愚。其維愚人。卽是庶人之愚。語意相應。脉絡粲然。儻遇知者。斯言不謬。威儀所繇來極重。太學指爲至善。孟子稱爲盛德之至。雖就容貌顏色言。其實已該得言語。北宮文子。以聲氣可樂。言語有章。謂威儀可見也。

詩測曰。無競維人者。言不與人爭競也。夫惟不與人競。四方有不奉之爲訓乎。有覺德行者。言德行覺而不迷也。夫惟覺而不迷。四國有不順而從之乎。謨卽是猷。經綸國家之本。命卽是告。鼓舞萬民之術。訂與遠。定與辰。義亦相成。敬勝其怠。慎防其疎。斯可爲法也。其在于今。則不然。不知其爲訓者何如。不知其爲順者何如。不知其爲民之則者何如。所興者迷亂于政耳。文法猶書微子。方輿相爲敵讐。方輿沉酗于酒。我興受其敗。等類也。夙興二句。莫認作細微。有一段勤厲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於此。有備無患。戒之卽所以遏之。人民不質。乃禍之所繇生。故須令之質。乃天保民之質矣。之質。無言不讎。讎猶應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注云。讐應當也。其文從言從讎。讎鳥之雙也。人之讎怨。不顧禮義。則如禽鳥之爲兩。怒而有言在其間。必溢惡之言。若禽鳥之聲然。六帖曰。讐酬。古字通用。戰國策。蘇厲遺趙王書曰。著之盤盂。屬之讐柞。注與酬酢同。後漢書。杜傳。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此可証矣。不遐有愆。所謂旦

言經傳義疏卷之八
失色於朝。暮傳笑於國。是也。一說遐遠也。言輯柔爾顏。卽有過愆。亦不甚遠。

副墨云。輯柔爾顏。以友君子。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可想見古人接賢士大夫精神。屋漏字奇。卽曰明日且之意。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蓋日光所漏入也。雖以地言。而不愧。則以心之所存言。

僭是踰理。是差謬處。如德未至。善容未中。禮賊是害。理則如荒湛類。喪德損儀矣。投桃報李。是借言感應。必然之理。須知賦體不作喻說。

說通曰。虹亘於天。須臾散滅。故訓潰亂。投桃報李。理之常也。彼童而角。其言如虹。倏忽變滅。不可爲常也。按武公質性嚴武。篇內三言溫柔。初曰柔。嘉次曰輯。柔此復曰溫。恭順德之行。順字妙。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舜之若決江河。順之至矣。其維愚人。反謂我分不當言。而言乃僭也。民各有心。我豈無心。無知而必爾告之。話言爲耶。

六帖曰。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必要有一段恂恂下人氣象。纔好。所以說溫溫。便能聽言而進德。基



如基址之基能溫恭聽言便有箇進德基本今日聽
一善明日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便高大虛能生明
溫故能哲凡人傲物者客氣未消則真性未湛而理
不明苟能退然自下卽湛然虛明矣順行之哲人所
以有哲人之隅謂僭之愚人所以成愚人之疾也
副墨曰未知臧否未便是愚告之詳且切而猶然不
知難道是哲此其病全在自負若哲一念失之於盈
所以迄抱子而不知也靡盈則如前所云溫恭恭卽
哲哲卽順德之行矣知卽成夙知必夙成能聽言必
能夙知不聽言必盈之爲害耳我生靡樂言我生斯
世無日非恐得罪於天之日不見猶可逸樂也正與
孔昭相關此托爲誦詩者之言

末章昊天不忒句說盡天道之妙不忒處須總會之
雜叅之久候之方見有少不見天多見天有鉅不見
天細見天有生息不見天寂滅見天有此處不見天
彼境見天有成敗不見天是非見天有現前顛倒不
見天過後平定又見天有同感異應不見天異路同
局復見天有百年累世尚不見天千秋萬劫乃可見

詩經傳疏 卷之八
天。總之一人不足以論天。一事不足以論天。一時不足以論天。

楚語。左史倚相。述武公箴訓。而以此篇爲懿戒。則子貢傳與申說確有真傳。非毛本可比也。

四月

傳曰○○○○賦四月。

說曰。四月。大夫遭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中三章興也。七章賦也。末章興也。

詩測曰。序以爲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

怨亂滋興焉。繇詩文繹之。乃遭亂自傷之詩。通篇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天札之象。首二句言暑有時去。亂無時已也。徂注往者。往而盛。則退之漸也。先祖二句。人窮反本之辭。言先祖其匪以我爲人乎。何忍使我至此極也。如注則太直矣。大意謂四月而維夏。則六月之暑極而徂矣。先祖亦人也。人皆有所不忍。獨非人情乎。胡寧忍予至此也。果何時而徂耶。秋日旣凄。必無完卉。四海旣亂。必無安象。凄凄者在光景。亦在人心。雖天日朗澄。不能指其無。

故之慘淡。俱隸者在精神不在柯葉。雖株莖未改。無從遡其昔日之榮華。三節以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與民穀而我害。其情相懸。廢為殘賊者。人之為殘賊者。必自廢不肯成立之人。故今俗呼此輩。多曰廢物。六帖曰。我日構禍者。所謂繒繳克蹊。坑穿塞路。舉手掛網羅。動足觸機陷也。江漢紀南國者。流水無情。尚有環抱之槩。善人國之紀。而盡瘁有職。竟無存恤之心。

鄭箋曰。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群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

詩心印曰。匪鶉四句。既匪物之可逃。則當安於匪躬矣。此正言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承上莫我有來。謂已之所處。只合盡瘁。不是亂無所逃。

槁為赤棟音色者。中為車輞。輞車之牙即輶也。考工記注。輶牙也。以為輪之周抱也。若謂山有蕨薇。草依山以鬯其生矣。隰有杞桋。木托隰以植其材矣。君子有

哀寧無所以達之也耶。故其作歌者，非以辭勞，非以謝事，維以告哀耳。

說通曰：當夏則苦煩暑，經秋則感凋傷，入冬則又苦風寒，至於蕨薇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於艷陽，我顧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無須臾之權也。維以告哀，有時事，令人不敢盡言之意。

正月

傳曰：西周卒，退○○○大夫傷之。賦正月。

退古敗字

說曰：正月，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

也。四五章賦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章九章皆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一至十三章皆賦也。

詩測曰：幽王嬖褒姒，用小人將滅宗周，大夫傷之而作此詩。此必子身無與見傷而懼禍者，故篇中多言獨。篇末又結之以哀此，獨。

詩評曰：一獨字，是古今亂亡通患。若憂之者衆，則亦不至亂亡矣。

副墨曰：通章以憂訛為主。訛言小人所托以傾君子也。而本在王為內寵蠱惑，不用君子而用小人，致此。

訛言。故欲止訛以救亂。惟在一用君子。而當時不可望矣。大夫所以憂之深也。

詩測曰。何以謂之痒。痒與瘍同。身傷曰瘍。又頭瘡爲瘍。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此痒之說也。何以謂之癩憂。癩者以鼠病而得名。凡物之多畏者。惟鼠爲甚。故又曰鼠思泣血。此曰癩憂者。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故集傳謂幽憂也。幽然而憂。以至病發於外。身首俱傷。此癩憂以痒之說也。訛言安得好言。好醜就毀譽言也。莠能害苗。謂害正之言。兩自口皆不出於心。則好爲不根之善。醜爲猶言之倡。正訛言之象也。

無祿不必言不幸。無祿從祿。二祿字同。無祿必從祿也。亦不必於人字上生見。謂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他粟。卽忠義士亦人也。要認得此詩。因禍亂已至。爲此窮極之說。恐真正到并臣僕時。其爲臣僕與不爲臣僕。從祿與不從祿。又不可知。非能預定者也。禽經云。鳥向啼背棲。而招集流亡。稱鳥合之衆。以鳥義合而易散也。故借鳥言。

鄭箋曰。林中大木之處。而惟有薪蒸。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蘇氏曰。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惟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亦猶是也。詩故云。謂林中雖有材木。都無生意。惟待斬伐而已。喻周民死亡之迫也。三說皆有意。足備參。

六帖曰。旣克有定。洞觀理數之言。伊誰云憎。伊讀當爲繫。繫猶是也。知後日之禍。非憎惡。則知今日之未禍。非曲庇也。後定而今不定耳。第不知天果何時定乎。至實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蓋卑。而其實則罔陵之崇。則其他無實可據者。又可知已。言至如此。誣妄。不斷然懲止。反召人訊之。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邪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雖自以爲聖。而於訛言實不知也。如鳥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鄭箋謂山二句。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况爲凡庸小人之行。

傳意曰。局以立言。卷曲而立。身之僂也。躋以行言。累足而行。步之狹也。恐天將墜。地將陷也。倫序者。事勢

必到此也。脊理者事理當如此也。

毛傳曰：瞻彼阪田，有苑其特。言朝廷曾無傑臣。箋曰：阪田，崎嶇境埆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閑辟隱居之時。

副墨曰：扞我不克，謂挫折而困頓之。無所不至。求我則猶云：求我做箇賢人之榜樣。如不我得，必欲得之。不患其不得也。執我仇仇，是苦苦束縛，使不得展布。仇仇，不一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牽掣也。力謂力於用也。執之如此，則不必退。用之如此，又不必進。是天

之扞我，如不我克，胡為厲矣。言必有以致此。便炤着末句。前七章皆憂訛言。此章直指褒姒威周。見王之棄賢信讒，皆繇於此。

詩測曰：滅威意同而字別。滅用水用戈，以成灰。褒姒以一婦人實為滅國之本，而人不見其滅，故去滅旁之水。古人一字不苟下也。

傳意曰：時事危急，無計挽回。止有用賢一着。終其永懷。將車者行險不止，終將何所稅駕。君子已永懷之。此句是一轉語。一遇陰雨，則泥濘不前，而還轅無地。

知又為所窘矣。又是一轉語。

副墨曰。曰懷曰窘。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於高麗。乃思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何嗟及矣。此窘陰雨而輸載。下顧輔僕而踰險。一正一反。永懷中所當取舍者也。輻以固轂。輔以益幅。僕以將車。三者咸備。然後不輸爾載。輔喻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喻繼用之賢。故曰屢顧。

六帖曰。念國家之為虐政者。階天下之禍。以至此也。

正是胡為厲矣之意。洽此者。聯合依附也。孔云者。周旋繾綣也。後漢書蔡邕傳。速速方穀。天天亦加。速速與天天為偶。或古本如此。據此則天天當為微小之義。言民之無祿者。乃天天小人。椽喪之耳。今毛本作天天。安知非字之誤耶。詩故云。蔡邕引作天天。與桃夭同義。謂少好之赤子。以貧困不養。遂椽喪之也。小人富則民必貧。有屋有穀。皆民之財力為之也。善政不施。窮民固無時而哿。虐政不改。富人亦有時而哀。毛傳云。京京。憂不去也。疏正義曰。釋魚云。蝻蝻。蜥蜴。

詩經傳言耳表
卷之八
詩
蠨音榮。蜥音。李巡曰。蜴蜥一名。蜥蜴名。蜥蜴名。昔蜴音亦。守官箋曰。蜴蜴之性。見人則走。

雨無其極

傳曰。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無其極。

說曰。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於王室者。瞽御之臣。閔之而作賦也。

副墨曰。此詩瞽御所作。通詩責離散而詞旨嗟嘆體諒。至末章始窮其情。而猶有屬望之意。蓋世亂君昏去者原非得已。作詩者亦絕意於其君。而厚望於其

臣之詞。以各敬爾身。一句為主。

六帖曰。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旻天。各以義類。而致歸怨之意。舍置也。猶云且置之。勿論也。伏其辜。與史記伏誅伏字義同。

毛傳曰。淪率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詩測曰。若此無罪。乃淪沒而亡。膏以陳布而徧焉。誠使慮之。圖之。其成果如是乎。鋪者。著門鋪首也。俗云鋪頭。以金銅為龜蛇之形。所以啣環者。門之有此。乃

鋪陳之義

說通曰。靡所止戾。舊說作將亡之兆。今只就周宗上說。言王之宗親既散滅而無所安定。與下文六句見親疎大小內外無一人共休戚者。所謂庭中虛無人也。覆出爲惡。箋曰。反出教令。復爲惡也。

六帖曰。敬身者。反離居之身。而夙夜朝夕恪居官次。勉濟時艱。若引身而退。便涉縱肆。非敬身矣。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之所當爲而已。非爲人也。夫事出爲人。尚可誘之於已。苟其出

於自爲。將誰誘乎。各敬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以天爲言。不退者。兵勢已成。不復可退也。不遂者。饑歲已成。民生不遂也。莫肯用諷。應上辟言不信。見王雖不信。而羣臣不可以不言。

說通曰。聽言不須說王欲聽其言。蓋窺君必聽之言。始答之也。答以據事而言。但不肯盡言極諫。非面從也。譖言言有可譖之機者也。不必說到譖及於已。方退耳。此二句曲盡觀望保守念頭。與敬身相反。

晉江夏太守楊珉議擊西陽夷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以舌擊賊惟舌是出者伺以力匪舌是出者也

六帖曰巧言如流行無違碍之意惟曰俾躬處休不責其失口於人也亦云可使必有枉道之實惟曰怨及朋友不責其失足於人也詩之忠厚如此章末二句言爾自出居之處遷于王都則曰無室昔爾自王都而出居誰從爾俱出以作室者乎出可以作室則

還何患無家

通章大意云昊天而降饑饉以斬伐四國也其威疾矣豈其弗慮乎弗圖乎胡有罪無罪之不辨也斬伐如是是以親如周宗既散亂滅亡靡所止戾矣尊如正大夫解官而離居矣卑如三事大夫藩屏如邦君諸侯莫肯夙夜而朝夕雖未去猶之無人矣天變人離如此庶曰式滅乎乃覆出爲惡者何也嗚呼昊天乎如何不信法度之言而信非法度之言如行邁之靡臻者然則不知其所稅駕矣此時難必於一人而

尚可爲於諸君子。凡百君子不可不敬爾身也。各敬
卽相畏。相畏卽畏天。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獨
不見時事耶。戎成而寇日進矣。不退矣。饑成而生日
蹙矣。不遂矣。此豈一身一家之憂。而獨我瞽御。憊憊
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何其愛身之周。而謀國之
薄也。惟聽言則答。譖言則退耳。雖然未可厚非也。方
今言之甚難矣。出舌瘁躬。巧言休躬矣。仕之難棘且
殆矣。直拒而君罪之。曲就而友怨之矣。人旣不能爲
巧言。又不忍躬受瘁。則有聽答譖退耳。旣不敢得罪
天子。又不可怨朋友。則有托詞以去耳。此去者之苦
情。我豈不知之。而無逃之大義。終不可離於王都。此
予所以謂爾之遷也。而爾謂我曰。未有室家。夫室家
豈甚大故。而鼠思泣血。無言不疾。若思之痛也。卽曰
無室家。而昔誰作之。昔可以作。今不可作乎。遷王都
而輔王室。君或可悟。而天可回矣。
詩評曰。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明哲二字。若
身在事中。止用得一敬字。除此皆苟免矣。故我友敬
矣。各敬爾身。各敬爾儀。敬而聽之。屢言之也。

節 毛本作節南山

傳曰桓王伐鄭○○○家父諫之賦節

說曰節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之作此以諫王焉首二章興也下八章皆賦也

詩測曰序以為家父刺幽王又或以為家父刺師尹

傳以為桓王伐鄭家父諫之按春秋桓王十五年有

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

十五年則傳文了然矣云家父諫之者諫王也首及

師尹者伐鄭之事師尹主之咎師尹不平正所以咎

王故曰諫

首章隱言其不平而以國禍戒之節彼南山維石巖

巖見其積石峭厲人不敢憑陵止可仰望興師尹積

威不平民畏其威無敢言之徒具瞻而已

師尹之釀禍盡在不平不平所包若廣至不懲其心

方根究到心上來有實其猗猗字當依萇楚猗儺其

枝讀為阿方始叶韻集韻徑作阿當從之言節彼南

山其阿曲處有草木實之則山平矣赫赫師尹乃不

平謂何疏義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

言經傳言其表
卷之六
凡草木生於其上。無不猗猗其長。薦瘥曰方。天變方興而未已也。民言無嘉。見舉世皆以灾害相吊唁。而無嘉慶之言也。以天怒人怨若此。而痛莫之懲。嗟亦可異矣。憐訓痛也。

說通曰。前旣云師尹。復云尹氏太師。列其名位職分。見皆不當不平者也。曰尹氏。見世臣也。曰太師。見朝督也。曰周氏。見安危存亡之所係也。曰國均。見蕩平正直之所當遵也。

六帖曰。禮言冢宰均邦國。書言冢宰均四海。此言秉國之均一也。俾民不迷者。曉然知所勸懲。而無所惑也。此職盡而人望亦副。應民具爾瞻之意。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謂。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疏正義曰。不平之禍。及於國者。必如是。副墨云。問者。謀之衆也。仕者。試之事也。弗問弗仕。人誰不知其不可用。但可欺罔其君耳。故獨下一勿字。此全是心之不平。故緊緊教他平心。不要用這等人以誤國也。天方薦瘥。則窮極矣。故曰鞠凶。此正是不均。民言無嘉。則反常矣。故曰大戾。此正是不惠。屈極

也。至也。如無遠弗届之届。是盡心竭力意。闕如樂之一成而闕也。少息之意。何以曰夷。觀不敢戲談。上必有盛氣威嚴。以箝民之口。下亦藏怒宿怨。以心非腹誹。曰夷。則釋然無爭心。而民亦盡反其平日之惡怒矣。

六帖曰。前憂心如惓。如炎歛之乍熾。言亂之始生也。此憂心如醒。如宿酒之未醒。言亂之又生也。國成卽國均。紀綱法度。一成而不可變。故曰國成。誰秉。不是若爲不知者。乃明斥尹氏也。如云秉國成者誰也。爾也。何不自爲政。

詩測曰。方茂爾惡。不是泛言世之小人。正指斥師尹。卽前所謂不平也。乃益切責之言。我旣出無所之。而爾之惡方茂而未已。視爾如矛之不可近。忽然之頃。夷平悅懌。又如相疇。秉國均國成者。乃喜怒之不可期如此。如之何而能冀四方之不感。百姓之不勞。民心可闕。惡怒可違。亂有所定。而國不卒斬哉。天乎。是則昊天之不平也。我王終因之以不寧也。何也。凡此喪亂。皆爾心致之。爾能自懲之。而又能容人之正。庶

幾乎喪亂之可平也。乃人之正已者。而使之不敢戲談焉。勢必復仇修怨。展轉相尋。亂無已時。而我王終不得寧矣。然則爲家父者。安得以其怨。遂默默而處於此。故作此誦。以究王誦王之誦。皆爾之心爲之。爾若能懲其心而訛之。則始於一人。終于萬邦。百姓可以不勞。民可以不迷。我師不空。民言且嘉。而國不終於斬矣。師尹其知之乎。末章之訛爾心。卽九章之懲其心。皆說師尹也。

六帖曰。懲者。創其前日之非。訛者。化其前日之惡。傳意曰。究王誦。只是括上九章。言窮究王政之昏亂。繇於尹氏。不曾究到王上。蓋此詩通篇前後。皆謂尹氏。則訛爾心者。的是訛尹氏之心。而王心之蔽。俱在言外。實在意中。時講俱誤。誤於呂氏之註也。並詩評副墨亦錯。

篇內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見得人君所恃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民乎。正諫王處。

谷風

傳曰。朋友○○○○之賦。谷風。

詩經傳義疏 卷之八
說曰。谷風。朋友相怨之詩。興也。

副墨曰。此詩明是患難相依。安樂棄之。猶不忍直言。以小怨大德。分任其咎。亦成不以富之意也。

說通曰。東風起則陰雨多從之。喻朋友相須以成恩義也。迴風從上下曰頽。迴風力薄不能上升。谷風併力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也。寘子懷棄如遺。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也。末章言谷風之長養。而崔嵬之山。不無死草萎木焉。然發生之德大。傷殘之怨小也。以興朋友既有相成之德。而色不能無忿。詞不能無怒。是小怨也。汝豈可忘彼而思此乎。

時解小怨。卽大德中之怨也。世之漠然無怨者。多憇然無德。故惟有不避怨之人。斯能爲獨任德之人。亦惟有能居怨之心。乃曲全其能成德之心。蓋適意順旨。有損無益。拂情鬱志。成德始大。是無小怨。並無大德。而忘大思小。千古同病。此詩之轉安樂。曾受享之幾何。直將安將樂耳。乃輒思小怨。棄友鄙哉。其恐懼之復至也乎。

六帖擬樂府。昔思君。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絕。昔君與我兮。音響相和。今君與我兮。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兮。金石無虧。今君與我兮。星滅光離。呂氏曰。朋友之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扶搖暴風。從下上升。謂之焱焱上也。

都人士

傳曰。君子懷○○○○賦都人士

說曰。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若。賦也。

詩測曰。各章以彼都人士叫起。感慨無窮。彼都云者。自此而指彼。明是自東都而指西都也。又明說行歸于周矣。况厲王流彘。有共和焉。厲王崩。宣王即赫然而興。何得有此詩來。此無甚緊要。亦須分曉。不然。彼都二字。周之一字。無着落矣。

副墨云。狐裘。都人之服飾。不改。都人之儀表。有章。都人之聲華。三句不平。所以可思者。全在不改有章上。

言經傳詩取義
卷之八
蓋世道人心於是乎流露焉。各章卽不正言此。莫非此意也。

六帖曰。行歸二句。深致願見之意。言昔時之美如此。今也一往而不可復見矣。儻得行歸于周。豈不爲萬民所瞻望也乎。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也。人士者。男之有士行者也。君子。女之可稱君子者也。言西都人物。合內外而皆美也。臺笠者。在田作務之服。緇撮者。在家居處之服。綢直如髮。如字古而字通用。猶言綢直其髮耳。

說通曰。二章有村庄下里意。三章有貴家大族意。總言盛世之人。貴賤俱嘉。濃淡皆好也。尹吉甫之先。媿蹶父之先。愛其人。故借以貴姓目之也。四章又就其容飾中。抽出美之意。重在下垂與上卷。不重在帶與髮也。見一帶之垂。亦非夫人之帶。一髮之卷。亦非夫人之髮也。厲者莊厲之厲。末章又推出自然閑美一步。蓋服飾固欲其盛美。又不如無意文飾。爲盛世之象也。不曰人之有餘。而曰帶則有餘。不曰人之可美。而曰髮則有旃。當時之寬舒。可想見矣。今日之迫促。

亦可想見矣。盱望也。與首章望字。作快觀者異。語氣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

詩六帖曰。凡詩二句爲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句法之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揄揚。朱絃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爲多。陳敘哀情。促音獨用。因此尋之。可以盡文章之變。極才人之致矣。

卷終

